

困學錄集粹



困學錄粹

張伯行著

王雲五主編

叢書集成初編

困學錄集粹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

著者 張伯行

發行人 王雲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上海及各埠

嚴

一三七九上

(本書校對者滕秉全)

蔡序

吾師儀封張清恪公所著困學錄。嗣君師杖師載校梓竣事。郵京師。屬世遠序之。世遠讀畢。肅而歎曰。國朝稱理學正宗。陸稼書張武承二先生最著。先生之學。則與同揆合軌。不參以異說者也。其學以立志爲始。復性爲歸。生平所自勉及所以勉人者。一以程朱爲準的。拳拳然服膺不懈。深憫世俗之汨沒於勢利。惑溺於辭章。其高明者。又爲姚江頓悟之學所誤。大聲疾呼。如救焚拯溺。嗚呼。先生之於道。可謂不遺餘力者矣。憶康熙丁亥歲。先生巡撫吾閩。世遠年方二十有六。先生使郡守招之來學。晉謁之際。授以讀書錄居業錄二書。曰。由此而體究程朱。由程朱而上溯孔孟。由孔孟而上溯堯舜。道豈有二哉。侍學二年。獎誨日加。故稍稍有所聞知。不敢忘所自也。先生生逢明盛。遭遇聖祖仁皇帝及今皇上眷遇之隆。始終一德。聖祖每稱曰天下清官第一。皇上賜之匾曰禮樂名臣。其學術事功。炳耀天壤。生榮死哀。鮮有倫比。世遠獨歎先生躬行實踐之功爲不可及也。立心以忠信不欺爲主本。先生自少至老。發言制行。表裏洞達。可不謂不欺者乎。整齊嚴肅者。主一之功。先生自私居以至羣萃。未嘗戲言戲動。可不謂主一者乎。學必先於義利之辨。先生爲濟寧道時。值歲饑。攜家資數萬。賑活數十萬人。所屬倉穀。不待申請。輒行賑糶。幾以此得罪而不顧。自爲中書。游歷內外。至大宗伯。常俸之外。未嘗受一錢。寸絲粒粟。皆取之家中。深惡古節度之進羨餘以自浼者。凡有公餘。悉爲恤民養士之費。可不謂義利之界辨若淄澠者乎。自古聖賢。

莫不以好善爲心。先生見人，則勸以第一等人事業。有一善，好之不啻口出。撫閩時，訪求讀書敦行之士，延入書院，厚其旣廩。月三四至，躬爲講論。爾時閩學大興，窮鄉僻壤，翻然勃然。至今風聲猶昨。及身爲大臣，薦達皆天下之選。及已薦而人不知者，何限。此所謂身有之，故好之篤如斯也。或以爲先生溫厚和平，而風節未甚表著。此又耳食之見。先生歷官四十年，未嘗以私干人。人亦莫敢干以私。撫閩三年，舉劾悉當。吏肅民安。撫吳，則直劾同官之奸貪，疏辭有除兩江之民害，快四海之人心。天下共傳誦之。卒賴聖明，公道得伸。然當其始，亦岌岌乎殆矣。夫識時觀變之士，守令監司，苟有攀援之私者，罪狀昭彰，尙依違繫戀，欲上彈章，而不能自決。若先生直節勁氣，憂國忘家，雖朱子之參唐仲友，許魯齋之劾阿合馬，何異大儒風節。萬古一轍。俗子徒以其小聰明才辨，而傲體道力行篤學之儒，亦見其不知量而已矣。先生刊布理學節義諸書，共五十餘種。所自纂輯者，則學規養正諸書，集解則四書濂洛關閩書及正蒙等書，皆刊行於世。斯錄多先生心得之言，自效力河干，以至垂沒之年，皆有成卷。策躬覺世言之重，詞之切，總不外自爲聖賢，與勉人共爲聖賢之心。先生往矣，撫卷沈思，懼玷河汾之門，常羞櫟社之木，用誌余愧，非能表揚萬一也。

雍正四年五月五日，受業漳浦蔡世遠謹序。

尹序

余少慕平湖陸稼書先生經術文章。粹然一出於正。蓋其著書立說。散見編摩。又近宰鄰封。得諸身。被之口也。筮仕後。得悉儀封張清恪先生德望。每以未見遺編爲憾。嗣官維揚。獲交仲君西銘。幸讀先生已重鐫近思錄集解於安定書院。與小學集解並授揚人士。今西銘復以困學錄集粹視余。且曰。先生一生精力所存。賢者閱之。自當水乳。余反復由繹。喟然歎先生之學。純粹以精。而其隔世之苦心。更深切而著明也。開卷云。道莫大於體仁。學莫先於主敬。提綱之旨。入手之功。徹始徹終之道。程朱嫡傳。於是乎在。至於關異學。砭俗學。大聲疾呼。閔達人之遜於空虛。病庸流之溺於私利。不憚言之長。詞之複焉。凡爲學者。宜知返哉。以先生躬行心得之書。詳加體認。必自立志始。知困而能學。能學則不困。端其本。旣其實。庶乎有恥有爲。賢聖可希。而顯藏無二。不至役役終身。與草木同朽矣。於戲。草野之中。元氣常足。朝廷之上。正氣常伸。先生之志也。夫元氣之足。不外體仁以長人。正氣之伸。要歸敬事而後食。先生講之有素。宜其利澤及民。風徽表著。歷久而彌新乎。蔡宗伯嘗親炙先生。所爲語焉而詳與。蓋先生之學。與陸稼書同。而遇則獨隆。故其究於用者異也。余承乏中州。儀型在望。而西銘憲副。政績報最。行且繼武南邦。先生所自勉以勉人者。願共勛焉。

乾隆三年戊午孟夏。博陵後學尹會一書於大梁院署。

稽序

夫人生而不讓聖賢者本體。生而遠遜聖賢者工夫。雖知行等級不齊。若下學之工夫果足。則天命之本體自完。學始困而終不困。以入孔孟之堂奧也。無難。是清恪公張先生困學錄集粹一書。豈非學之標準乎。予嘗謂千古聖賢。卽有生知安行之資。猶當下困勉工夫。吾夫子天縱之聖也。而自道則曰好古敏求。曰多聞多見。曰假我數年。五十以學易。可見從來無討便宜之聖賢。而學者顧欲避難趨易。耽逸辭勞。因循玩忽之錮習。中於柔懦之心胸。而不可解。困而不學。民斯爲下。聖言豈欺我哉。天下有豪傑而不聖賢。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。迴憶先生撫我三吳之日。毅然臨大事而弗疑。坦然處艱危而無懼。睹風采者咸嘖嘖稱贊曰。此非豪傑之士不能爲。而孰知其氣之不可撓折。皆自平日乾乾惕厲中來也。謂爲聖賢之徒。豈予阿其所好。

本朝正學。前有陸稼書張武承兩先生。今與之鼎足而立。嗚呼。天之生是人也。豈徒然乎。先生曰。瓜必先苦而後甘。學必先苦而後樂。有味哉。其言之也。而今之爲學者。往往反是。志不期於遠大。區區從事章句之末。苟且以取名譽者。無足論矣。若陸象山王陽明。其爲學畏繁難。樂簡易。欲一蹴而幾於大道。稽其宗派所自出。大抵不外禪家討便宜之法耳。當象山時。幸有朱子辭而闢之。故人信之者半。疑之者亦半。而陽明之學。爲害更烈於象山。世無朱子。疇能辭而闢之哉。嗚呼。道之大原出於天。豈不自爲愛惜。而必有

以維持之。吾故知天之生是人。蓋爲道謀。非徒然也。予獲交於先生。相知最深。讀是集。嘗思發明其旨。今嗣子諄以序文請。適與素願符。乃不敢辭。韓文公云。學者必慎其所道。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。而欲之聖人之道。猶航斷港絕潢。以望至於海也。世之學者。求幾於道。其以是集爲船與楫可乎。錫山嵇曾筠撰。

自序

知之數三。生知尙矣。而學知之下。復有困知。誠以天之所賦資稟有厚薄。故心力有敏鈍。學焉而卽知。乃大賢以上之事。而非中材所可幾也。易曰。困。德之辨也。記曰。知困然後能自強。孟子言困於心。衡於慮。而後作。蓋困則悔。悔則思。思則奮。奮則用力必堅。入道必深。故困而怠忽者。庸人之所以自棄也。困而刻厲者。君子之所以自修也。余稟質中下。幼受父母教戒。長承師友訓誨。雖頗知自愛。乃讀書輒忘。不能使常著於胸中。余之於學。亦旣困矣。於是隨時所閱。凡可以檢束身心。涵養德性者。從而筆之。以自省察。善者。我果能有之否。不善者。我果能無之否。朝夕考驗。其有一理之未融於心。一事之未協於道。則潛思極慮。以求之。困極而通。每有所得。亦附於後。以備參觀。題曰困學錄。亦薛文清公讀書錄。胡敬齋先生居業錄之遺意云爾。嗟乎。自異學紛起。其所宗主者。雖不一其名。要之皆缺下學之功。妄議上達之效者也。甚且以任心而動者。爲妙道所存。勤苦而有成者。皆迹象所在。信斯言也。聖人不當以困學居學知之次。而中材無以爲入道之階矣。故欲辨異學。當崇正學。欲崇正學。當從困學之功始。余以此自勉。願與天下共勉之也。

困學錄集粹卷之一

儀封張伯行敬庵著

河干公餘

仁者。天地生物之心。敬者。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。萬善之理。統於一仁。千聖之學。括於一敬。故道莫大於體仁。學莫先於主敬。

讀書須是體貼在自己身心上。則讀一句。得一句之力。讀一章。得一章之力。方爲真實讀書。方於自己有益。若不能體貼。則書自書。我自我。雖讀書萬卷。亦奚益哉。

天地大矣。立三才之中。必能與天地同體。而後不愧於天地。聖賢往矣。生百世之下。必能與聖賢同心。而後不負乎聖賢。學者立志。可不遠且大哉。

爲學須是進進不已。教人須是循循善誘。

格物窮理。存誠主敬。是爲學實地工夫。古來善學者。無如朱夫子。而或者每議其支離。無他。避難而就易。務爲苟道而已。豈知舍格物窮理。存誠主敬而言學。舉非學乎。

循天理三字。是學者第一義。

天理二字是箇定盤鍼。雖世運有升降。遭遇有常變。天理二字總移易不得。能與流俗日遠。而後能與聖賢日親。惟與聖賢日親。自然與流俗日遠。

道之在天地閒者。無時或息。學者體道之功。亦當無時或息。

不勵行誼。而惟慕富貴。安得有眞人品。

士君子須是有守。然後能立品。

義理無窮。學然後知不足。試觀文王望道未見。孔子曰未能。曰何有。非示謙也。直見道量無盡。歇腳不得之意。

存誠自不妄語始。不妄語三字最難。其功夫在乎主敬。

古之學者爲己。須是不求人知方好。若有一毫求名之心。要人知道。功夫便不眞實。便有間斷。試思仁義禮智。吾心之所固有。孝弟忠信。吾身之所當爲。那一件是求名的事。易云遯世无悶。不見是而无悶。論語云人不知而不愠。中庸云遯世不見知而不悔。須是存這一副心腸。方是實落做功夫的人。方能有長進處。

常將讀書錄潛心玩味。學問自然日有進益。

蘇氏之文。如長江大河。一瀉千里。豈不快人心目。只是心術不正。故議論往往與道理違背。觀其爲武王非聖人。指伊川爲奸邪。可以窺其心術矣。

學者恪守程朱，是入聖賢的大道。汎濫諸家，便錯走了路頭。所以學貴知要。太極圖說只言氣，而理在其中。

學以爲己，仕以爲人。斯君子矣。爲人而學，爲己而仕。斯小人矣。

詞甚婉曲，意甚嚴正。方是閔子騫的氣象。

待人當親君子，而容小人。故曰汎愛衆而親仁。用人當進君子，而退小人。故曰舉直錯諸枉，以待人者用人，則忠邪不辨。以用人者待人，則度量不弘。

學者誠有志於道，須是無以貨利損行，無以嗜欲忘生，無以驕奢敗德。而後可以求進於向上一路。學者貴卓然自立，尤貴奮發有爲。只一箇待字，斷送了古來多少人。故因循最足害事。有待而興，便是凡民。凡民自甘爲凡民，非天有以限之。無待而興，卽爲豪傑。豪傑自爲豪傑，非人有以助之。

人必於道理上見得極真，而後於貧賤患難上立得腳住。亦必於貧賤患難上立得腳住，而後於道理上守之愈固。

人生須向道理上講究，方有著力處。道理須從身心上體貼，方有得力處。若不向道理上去，只是虛生。不向身心上去，只是空談。

六經所載者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也。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者，夫子刪定纂脩六經之功也。若六經不得夫子纂脩，後之學者，雖欲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，其孰從而求之。斯道當不至今日始

絕矣。

學者須是正襟端坐。讀聖賢書。收斂此心。不爲外物所搖奪。自然日有進益。如談頓悟。便是異學。

古人云。行己率由古道。存心常畏天知。學者當各書一通於座右。以自警省。

大凡處順不可喜。喜心一生。驕侈之所由起。處逆不可厭。厭心一生。怨尤之所由起。一喜一厭。皆有動於

中也。聖賢之心。如止水。或順或逆。以理處之耳。豈以自外至者爲憂樂哉。

疊日看遺書甚好。因思二程先生之言。真得聖人之傳。以其說道理不高不低。不急不緩。溫乎其夫子之

言也。讀之。令人心平氣和。萬慮俱消。

日夜痛自檢點。且不暇。豈有工夫檢點他人。責人密。自治疏。可不戒哉。

天以氣生人。卽命人以理。理不在氣之外。人人得氣以成形。卽得理以成性。性亦卽在氣之中。

中庸一書。不是說道之本體。就是說道之工夫。首章言道原於天。而君子體之。末章言君子體道。而卽合

乎天。中間言道言德言誠。皆本體也。言學問思辨行。言擇善固執。言尊德性。道問學。皆工夫也。學者於

言本體處。當體認親切。於言工夫處。當著實用力。

君子循天理。仰不愧。俯不怍。舉止自如。故常泰。小人徇人欲。勢必趨利必附。盛氣所形。故常驕。

直者一事不敢徇人。廉者一介不敢自汙。

太極卽是天理。君子脩之吉。存天理也。小人悖之凶。違天理也。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。立人極焉。則復

乎天理之本然矣。

學者須是常存敬畏。自然日有進益。敬則恪恭謹凜。見善自勇於爲。畏則戒慎恐懼。不善自不敢爲。從來大事業。須從戒慎恐懼中做出。試觀堯舜孔孟。皆不自足。兢兢業業到老。是所以爲堯舜孔孟也。君子小人。不容並立。天理人欲。不容並立。不爲君子。便是小人。不循天理。便循人欲。中間更無中立去處。今之學者。只求做官。不求做人。蓋務舉業。飾文辭。博科第。拾青紫。此求做官者也。以立身行己爲先。以綱常名教爲重。以孝弟忠信爲實脩。以禮義廉恥爲防檢。此求做人者也。求做官。自不暇求做人。求做人。自不暇求做官。此兩事也。而做人好。做官自好。做官好。必由於做人好。此又相因者也。若不求做人。祇求做官。決不能爲好官。不求做官。但求做人。斷未有不爲好人者也。學者須是急求做人。莫要急求做官。

凡遇事。須安詳和緩以處之。若一慌忙。便恐有錯。蓋天下何事不從忙中錯了。故從容安詳。爲處事第一法。

天下無不學之人。而學各有異。農學爲耕。工學爲藝。商賈學爲轉移貿易。皆用以營運衣食。謀利者也。士學爲聖賢。則爲修齊治平之事。行道者也。若止習爲科舉之學。務爲利祿之圖。則與農工商賈之學。無以異矣。古人所謂窮則獨善其身。達則兼善天下者。何以稱焉。

古人讀書。學爲聖賢。故其所謀者。皆修己治人之事。以之居官。則澤被天下。聲施後世。今人讀書。學爲科

舉故其所務者。記誦文辭之末。以之居官。爲身謀耳。爲家謀耳。於民社漠不相關。無怪乎天下議儒術之迂疏也。讀書者。必學爲聖賢而可哉。

每思慎言。而言之妄發者甚多。皆是心不存之故。何以存心。曰主敬。

上生今日。仁義道德之旨無聞。聲色貨利之習日滋。儻有能淡然於勢利之途。超然於富貴功名之外。日取古聖賢之書。而研究之。是亦聖人之徒也。

君子小人。不容並立。亦最難分辨。君子以小人爲小人。小人亦以君子爲小人。但就孔子所論。君子小人處。一一較量細論之。則君子小人。自難逃洞鑒。孔子曰。君子周而不比。小人比而不周。又曰。君子喻於義。小人喻於利。又曰。君子坦蕩蕩。小人長戚戚。又曰。君子懷德。小人懷土。君子懷刑。小人懷惠。又曰。君子泰而不驕。小人驕而不泰。又曰。君子求諸己。小人求諸人。凡此數段。處己待人。存心制行。應事接物之道。胥在乎是。觀人者。以此而人不能掩。自脩者。以此而已。亦難自昧矣。

胡敬齋曰。學只是盡其當然之分。不可要求異於人。亦不可要求合於人。夫要求合。是鄉愿也。要求異。是異端也。不求合。不求異。這纔是中庸之道。這纔是中立而不倚。

凡人聞譽而喜。聞毀而怒。這便是私心。蓋毀譽未可盡信。亦顧其是非何如耳。若譽之而是耶。祇以道其實。若譽之而非耶。適以增我之愧。何喜之有。若毀之而非耶。固無損於我。若毀之而是耶。我且得因之而知改。又何怒焉。

道也者。日流行於天地之間者也。如日月之經天。江河之行地。不爲堯存。不爲桀亡。世有明之行之者。而道不加益。世無明之行之者。而道不加損。然論語曰。人能弘道。中庸曰。待其人而後行。則道之有賴於人也明矣。堯舜禹之精一執中。湯之以義制事。以禮制心。文之緝熙敬止。武之敬勝義勝。孔門之博文約禮。孟子之盡心知性。存心養性。周子之仁義中正。主靜立極。程子之知行並進。朱子之主敬窮理實踐。此千聖之真傳。萬古不可易者也。

程子曰。曾子傳聖人學。其德後來不可測。安知其不至聖人。又曰。曾子傳聖人道。只是一箇誠篤。語曰。參也魯。如聖人之門。子游子夏之言語。子貢子張之才辨。聰明者甚多。卒傳聖人之道者。乃質魯之人。人只要一箇誠實。周子通書曰。誠者。聖人之本。又曰。聖誠而已矣。可見誠是作聖之基。薛文清公亦曰。一誠足以祛百僞。故學聖人者。當自存誠始。而存誠又自不妄語始。

程子曰。呂與叔閒居中。某嘗窺之。必見其儼然危坐。可謂敦篤矣。學者須恭敬。但不可令拘迫。拘迫則難久也。可見學者用主敬工夫。須是有嚴肅的意思。亦要有舒泰的意思。蓋非嚴肅。則無以立其防。非舒泰。又恐過於苦。

朱子曰。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志。蓋爲其意不是理會道理。只是誇多鬪靡爲能。若明道看史不蹉一字。則意思自別。此正爲己爲人之分。蓋學貴心得。徒事記誦。則不足貴矣。此明道先生所以謂上蔡爲玩物喪志也。然其爲人誠篤。英果明決。強力不倦。又非人所能及。如以生意論仁。以實理論誠。以常

惺惺論敬。以求是論窮理。其命意皆精當。而直指窮理居敬。爲入德之門。更最得程門教人之綱領。故明道歎後來楊謝二君。獨有長進。

或問朱子曰。延平靜坐之說。聞先生頗不以爲然。如何。曰。此亦難說。靜坐理會道理。自不妨。只是討要靜坐。則不可。若理會得道理明透。自然會靜。可見靜坐理會道理。與佛家靜坐。要使此心如枯木死灰者。相別。蓋佛家靜坐。此心不要用。儒家靜坐。此心卻要用。然必靜坐。始能見得道理。若不靜坐。心下常鬧。如何看得道理出。但知靜坐。而不知讀書。亦不能見得道理。所以朱子說居敬窮理。便兩足俱穩。朱子曰。舊見李先生說。少從師友。幸有所聞。中間無講習之助。幾成廢墮。然賴天之靈。此箇道理。時常在心目間。未嘗敢忘。可見學者功夫。要自己去。做。但得師友之助。則易爲力耳。若全靠師友。一旦無師友之助。其不至於墮落者。幾何。李先生聞道。雖資師友。後來功夫。卻是自己用。到得積纍功深。涵養純熟。睥面盎背。自不可及。

孔門學脈。求仁爲要。孟氏學脈。集義爲先。

居處恭。執事敬。與人忠。涵養省察之功。於此爲切。

偶讀日月逝矣。歲不我與。因念人生光陰有幾。豈可虛度。

來知德曰。公卿難到。聖賢可學。予謂來先生未免猶有羨慕公卿之意。若真有爲聖賢之志。只應曰。公卿易到。聖賢難學。從古以來。幾世沒一箇聖賢。公卿卻是日日有的。公卿時至則爲之。聖賢卻是日日要